



MURDER
神秘

福特福塔西的

阿·克里斯蒂 著
黄全愈 陈彤 译

神秘的西塔福特

〔英〕 阿·克里斯蒂 著

黄金愈 陈 彤 译

黄著易 校

广西民族出版社

神秘的西塔福特

〔英〕 阿·克里斯蒂 著

黄金愈 陈 彤 译

黄著易 校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河池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8.111印张 124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书号：10138·67 定价：1.35元

【关于作者】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代表作有《尼罗河上的惨案》、《闪光的氰化钾》等等。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以构思精巧、情节曲折著称。她善于用复杂的悬念去扣紧读者的心弦，使你不得不一道观察、探索、分析和判断案情的发展，稍不留神，还会误入“歧途”，结局往往出人意表，但论证确凿，合乎情理，令人叹服。

她不仅注重曲折的情节，也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她不著墨于色情和暴行的渲染，其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另外，她的作品对揭露畸形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共写了六十多部长篇小说，十九本小说集，十四部戏剧和一本诗集。素有“侦探女皇”之称。

中篇小说《神秘的西塔福特》就是作者的力作之一。

译 者

1984.8.14

目 录

第一章	西塔福特寓所·····	(1)
第二章	神秘的信息·····	(10)
第三章	五点二十五分·····	(22)
第四章	拿尔拉柯特侦探·····	(27)
第五章	依万斯·····	(34)
第六章	在三皇冠·····	(44)
第七章	遗嘱·····	(53)
第八章	查尔斯·安德比先生·····	(59)
第九章	罗伯特一家·····	(67)
第十章	皮尔逊一家·····	(77)
第十一章	艾密莉开始行动·····	(89)
第十二章	逮捕·····	(99)
第十三章	神秘的“表兄妹”·····	(106)
第十四章	侦探的策略·····	(113)
第十五章	访布尔纳比少校·····	(122)
第十六章	莱克罗夫特先生·····	(131)
第十七章	帕斯荷斯小姐 提供的新情况·····	(141)
第十八章	艾密莉访西塔福特 寓所·····	(151)
第十九章	推论·····	(161)
第二十章	多么奇怪的女人·····	(171)

第二十一章	几个蒙太奇镜头·····	(184)
第二十二章	查尔斯夜间奇遇·····	(200)
第二十三章	在哈息尔莫尔·····	(206)
第二十四章	拿尔拉柯特侦探 详述案情·····	(214)
第二十五章	艾密莉小姐的分析·····	(225)
第二十六章	罗伯特·加纳·····	(232)
第二十七章	拿尔拉柯特采 取行动·····	(240)
第二十八章	艾密莉小姐的 新发现·····	(247)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降神会·····	(257)
第三十章	艾密莉的阐释·····	(271)
第三十一章	幸运儿·····	(279)

第一章

西塔福特寓所

布尔纳比少校穿上皮靴，扣好围颈的大衣领，在门旁的架子上拿下一盏避风灯，轻轻地打开小平房的正门，从缝隙向外探视。

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典型的英国乡村的景色，就象圣诞卡片和旧式情节剧的节目单上所描绘的一样——白雪茫茫，堆银砌玉。

四天来整个英格兰一直大雪飞舞。在达尔特莫尔边缘的高地上，积雪深达数英尺。全英格兰的户主都在为水管破裂而哀叹。只需个锯管工友（哪怕是个副手）也是人们求之不得的救星了。

寒冬是严峻的。高地上长期与世隔绝的小小西塔福特村，如今完全成了世外桃源。

倔强的布尔纳比少校用鼻腔哼了两声，坚决地向雪地走去。

他的目的地并不远，沿着弯弯的小巷走几步，进入一个大门，经过一条扫除了部分雪的车道，就到了一座用花岗岩建造的大房屋。

一个衣着整洁的女仆打开门，少校脱去镶

有两排钮扣的短军大衣，及皮靴和那条旧围巾。

又打开一道门，他走进一间屋里，这里别有洞天。虽然仅三点半钟，但所有的窗帘已垂下。灯火通明，炉火熊熊。两位着夜礼服的妇女接待这位强健的老军人。

年纪较长的一位说：“布尔纳比少校，这样的天气你能应邀而来，真是太好了！”

“没什么，威尔里特夫人，没什么，承蒙相请，很荣幸！”他跟她们一一握手。

威尔里特夫人接着说：“加菲尔德先生就要来了；还有杜克先生；莱克罗夫特先生也说过他会来的，但象他那把年纪，加上这种天气，简直不敢指望他会来。说实在的，天气太可怕。人总得设法自得其乐才成。怀阿里特，给火添根木柴吧。”

少校殷勤地站起来说：“让我来吧，怀阿里特小姐。”

他熟练地把木头放进恰当的位置，然后回到女主人原先给他指定的扶手椅上，竭力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偷偷环顾这间屋。他感到惊讶，经这两个女人稍事整理，这房间已判若两样了。

西塔福特寓所是十年前皇家海军上尉约瑟夫·策列维里安退休时建造的。他有大量资产，早就渴望到达尔特莫尔来定居。他选中了

西塔福特这样的小村庄。它不象大多数村庄和农场那样在山谷里，而是恰好位于高沼地的山肩上。在西塔福特灯塔脚下，他购买了一大片地皮，建造了一间舒适的房屋，自备发电设施和省力的水泵。作为投机事业，他又沿小巷建造了六间小平房，每间占地四分之一英亩。

第一间平房，即在大门的那间，早就指定给他的老密友约翰·布尔纳比，其余的则逐渐卖给那些或是出于爱好，或是不得已到这世外桃源来居住的人。这村庄还包括三间建造别致而又破败了的小别墅、一家打铁铺、一间与售糖果的商店合在一起的邮所。离村庄最近的城镇是六英里以外的埃克参顿。村庄与市镇间有一条斜斜的坡道，还竖着一块牌子“汽车司机：要挂最低挡！”这种牌子在达尔特莫尔的路边是司空见惯的。

上面已经说过，策列维里安上尉是有钱人，虽然有钱——或许正因为有钱——他才嗜钱如命。十月底，埃克参顿的一位房产经纪人写信告诉他：有个租客想租西塔福特寓所过冬，不知他是否乐意出租。

策列维里安上尉开始拒绝了，后来进一步摸底，确知那个租客叫威尔里特太太，是带着一个女儿的寡妇，最近刚从南非回英国，打算在达尔特莫尔租间房子过冬。

“该死的，这女人一定是发疯了！”策列

维里安说，“呃，布尔纳比，你说是不是？”

布尔纳比也有同感，他象策列维里安那样强调说：“无论如何，你甬租给她，假如那个傻女人想冻死，就让她到别处去死吧。亏难她还是从南非来的。”

这时，策列维里安上尉的嗜钱心理象在提醒他：在仲冬时节出租房屋是常年不遇的好机会。于是，他想知道租客愿出多少租金。

每周十二个畿尼*拍板成交。策列维里安去埃克参顿以每周两个畿尼的租金在郊外租了一间小屋。威尔里特太太预付了一半租金，就住进了西塔福特寓所。

他大喊道：“这个傻瓜要不了多久就会成穷光蛋！”

但今天下午布尔纳比暗暗观察了威尔里特太太，他觉得她并非蠢货。她个儿高大，言谈有些昏愤——但外貌狡黠而不愚钝，讲究穿着，说话带着浓重的殖民地口音，似乎对这次交易感到满意。显然她很富裕，然而——布尔纳比反复思量——她处理事情很奇特，但她并不是孤僻寡欢的女人。

不过邻居而已，但她的热情有些过分。邀人作客的请柬似雪片纷飞。“要把这间屋当作我们没有租住那样看待！”她经常用这样的话

* 畿尼 旧英币名称，一畿尼等于二十一先令。

去催促布尔纳比少校。可是，策列维里安并不爱和女人鬼混。据说他年青时曾被女人抛弃，所以他谢绝了所有的邀请。

威尔里特一家安顿两个月后，她们使人产生的第一个惊疑也消失了。

天性沉默寡言的布尔纳比仍在观察他的女东家，当然，观察的内容是那些无所不包的家常。他想证实她是个傻瓜，但她并不笨。总的印象仅此而已。于是他把视线转移到怀阿里特·威尔里特身上。她年轻貌美，体姿苗条，自然是时髦人物，如果她不算漂亮，就没有什么漂亮的女人可言了。

他尽量振作自己的谈话欲。

“我们原来担心你会来不了，”威尔里特太太说，“你是这样说过的，还记得吗？”

“那是星期五！”布尔纳比非常明确地说。

威尔里特太太显得困惑不解：“星期五？这是什么意思？”

“每逢星期五我去策列维里安家，星期二他来我家，我们这样互访已多年了。”

“啊！我明白了，当然啰，住得这么近……”

“成习惯了。”

“你们仍然这么来往吗？我的意思是指他现在已住到埃克参顿去了。”

“打破习惯是可惜的，”布尔纳比少校说，“我们俩都很留恋那些晚上。”

怀阿里特问：“你们都爱好离合字谜和纵横字谜这类玩艺儿的竞赛，是吗？”

他主动说：“我玩我的纵横字谜，策列维里安玩他的离合字谜，各持己好。上个月，在一次纵横字谜竞赛中，我赢得三本书。”

“哎呀，妙极了！都是有趣的书吗？”

“不知道，我还未看，估计相当失望。”

“重要的是‘赢’，对吗？”威尔里特含糊地应和。

怀阿里特问：“你没有车子，怎样去埃克参顿？”

“走路呗。”

“走路？不可思议！六哩路呀。”

“走路是好的锻炼，就是十二哩也没什么，生命在于运动，健康是大事嘛！”

“真不可思议！十二哩地。不过你和策列维里安都是运动健将，对吗？”

“我们常常一块去瑞士，冬天溜冰，夏天爬山。策列维里安是溜冰场上的佼佼者。可现在两人都老了，干不了这种事啦！”

“你得过陆军网球冠军，是吗？”怀阿里特问。

少校象少女那样脸红了，“谁讲给你听的？”他咕嘟着。

“策列维里安上尉讲的。”

“他不该这么饶舌。”布尔纳比说，“他讲话太随便了。现在天气怎么样？”

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布尔纳比少校走到窗前，打开窗帘向外看去。

布尔纳比说：“大雪快下了！我敢说，又是一场大雪。”

“啊，多么动人呀！”怀阿里特说，“我觉得雪很富于诗意，我平生未见过雪。”

“你这傻孩子，水管都冻结了，还诗意呢？”她母亲说。

布尔纳比少校问：“怀阿里特小姐，你一出世就一直住在南非吗？”

少女的天真活泼顿时消失了。她答话时极度失常：“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出门，是一次最为激动的远行。”

奇怪！来这与世隔绝的遥远乡村，说是激动人心。他摸不透这些人的底细。

这时门开了，女仆通报说：“莱克罗夫特先生和加菲尔德先生来了。”

一个干瘪的小老头和一位容光焕发，面带稚气的青年进来。青年抢先开腔：“威尔里特太太，我把他带来了。他对我说，不要让雪把他埋了。哈！哈！这火真好，圣诞节的木头在燃烧呢！”

“说得不错，这位年轻朋友很热情地领我

到这来。”莱克罗夫特先生一面毕恭毕敬地与主人握手，一面说：“你好，怀阿里特小姐。很合时令的天气——我看有点太冷了。”他接近火盆去跟威尔里特夫人谈话。罗尼·加菲尔德则老缠着怀阿里特。

“哎，找个地方溜溜冰吧，附近有池塘吗？”

“我看挖路你就够呛了，还溜冰呢？”

“我整个上午就干这个。”

“啊，你可真有男子汉气概。”

“别逗了，两手全是血泡。”

“你姑姑身体怎么样？”

“唉！老样子——有时说好些，有时又说差些。但依我看，是不好不坏，老样子。这种生活真可怕，年年如此，我真不知道怎样熬得过来啊！——但事实就是这样——就得在这老家伙身边过圣诞节——唉！看来她很可能把钱全花在疗养所上，她一共建了五所。没办法，我总得抚摸那些畜生，假装溺爱他们。”

“我喜欢狗胜于喜欢猫。”

“我也一样。”

“你姑姑一向都喜欢猫吗？”

“我想那不过是老处女的变态罢了。哎呀！那些畜牲讨厌死了。”

“你姑姑还是不错的，只是有些让人害怕。”

“我总以为她是可怕的，她有时专横得不准我开口，以为我是没头脑的人。”

“不会是这样吧？”

“哎——你别说，许多人明明是笨伯，却以为自己不是笨蛋。”

女仆又通报说：“杜克先生来了。”

杜克先生是新近搬来的，他九月才买下六间平房中最末尾那间。他个儿大、举止安详，精于园艺。住在他隔壁，热衷于养鸟的莱克罗夫特先生并不认为他是正派人。他是正人君子吗？也许不是，或许是个歇业的商人？

没有谁多打听这些——其实，最好是不要打听，如果真想了解他，势必难堪。说实在话，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要了解一个人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象这样的天气，你今天不走路去埃克参顿了吧？”

“不去了。我想，策列维里安今晚也估计我不会去的。”

“天气太坏了，是不是？”威尔里特太太耸耸肩说，“年复一年地隐循在这里——太可怕了！”

杜克先生迅疾地望了她一眼，布尔纳比也惊奇地注视着她。

正在这一瞬间，茶捧来了。

第二章

神秘的信息

喝过茶后，威尔里特太太建议打桥牌：“我们六个人，有两个可以插入。”

加菲尔德眼露喜色，建议道：“你们四人先来，我和威尔里特小姐可以插入”。

但杜克先生表示不打桥牌。加菲尔德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

威尔里特太太说：“我们可以玩一圈嘛！”

“要么来一次‘转桌降神’^{*}，怎么样？”罗尼提议说，“今晚是鬼怪出没的时候。前几天，我们谈到这件事，你记得吗？我跟莱克罗夫特先生来这里的路上还谈着呢。”

“我是心理学研究会的会员，”莱克罗夫特明确地说，“如果他讲错了，我可以补正。”

“胡闹！”布尔纳比说。

* “转桌降神”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游戏。

“噢！那是顶好玩的，你不信？”怀阿里特小姐说，“我的意思是信不信由你，只是玩玩而已。杜克先生，你认为怎样？”

“随便吧，怀阿里特小姐。”

“要把灯通通关掉，找一张合适的桌子。不，不要那张，妈，太重了。”

于是，从隔壁拿来一张面上光亮的小圆桌，放在火盆前面，熄了灯，各人围着小桌坐下。

布尔纳比少校坐在女主人与怀阿里特小姐之间，罗尼·加菲尔德坐在小姐的另一侧。

讥讽的微笑堆满少校的嘴角，他暗自说：

“我年轻时，这玩艺叫‘Up Jenkins’。”* 他极力回忆着那蓬松头发的女孩的名字，他曾在桌子下面迢迢地握着她的手。那是很久以前玩的游戏了，但“Up Jenkins”却曾是一种有益的活动。

大家时而朗朗欢笑，时而窃窃私语，时而讲些老生常谈的事。

“鬼怪是远古的。”

“要走很久才能到来。”

“别吱声，要是不正经的话，就什么也没有。”

“哎，大家要要要……”

* Up Jenkins 是一种游戏